

# The Great Collapse of Qing

皇清大崩溃

季宇 / 著

清  
朝  
大  
崩  
潰

季  
宇 /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清朝大崩溃 / 季宇著. —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 - 7 - 5594 - 3148 - 6

I. ①清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清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9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95689 号

## **清朝大崩溃**

季宇 著

---

责任编辑 查品才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155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94 - 3148 - 6

定 价 39.00 元

---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季宇，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  
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、安徽省作家  
协会名誉主席。著有《新安家族》  
《淮军四十年》《段祺瑞传》《徽  
商》《共和，1911》《当铺》《王  
朝爱情》《猎头》等书，另有影视  
作品多部。作品曾获中宣部“五个  
一”工程奖、星光奖、飞天奖、金  
鹰奖、人民文学奖等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摄政王的悲哀 .....     | 1   |
| 二、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 .....  | 19  |
| 三、太平天国悲歌 .....     | 51  |
| 四、捻军的最后一击 .....    | 71  |
| 五、刘铭传的无奈 .....     | 91  |
| 六、1898：短命的变法 ..... | 115 |
| 七、袁世凯：权力的游戏 .....  | 133 |
| 八、徐锡麟的血性 .....     | 155 |
| 九、1911 年的谋杀案 ..... | 179 |
| 十、大清帝国 .....       | 197 |

## 一、摄政王的悲哀

十二月的塞外已进入寒冬季节。朔风凛冽，万里荒漠，一片萧瑟。就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从远离北京八百多里的喀喇城传来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死讯。这个消息来得十分突然，自然引起种种猜测。据事后对外公布的消息说，摄政王狩猎时从马上摔下来，伤了膝盖，因为处置不当，抹以凉膏，导致病情恶化。但这种说法似乎很难让人相信。

喀喇城即今天的河北滦县。多尔衮病逝的时间是在清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十二月初九日夜间，时年三十九岁。多尔衮由于常年征战，年逾三十之后，身体每况愈下。史料记载，他患有风疾、痰疾和偏头痛等多种疾病。不过，就在他离世的当年，身体尚健，起码表面上是如此。因为正月他还纳肃王之妻；五月，至连山迎朝鲜国之女成婚；虽然下半年生了一场大病，险些不起，但到十一月下旬，病情已有好转，此后他专程前往古北口外狩猎解闷儿，没想到十几天后便传出了死讯。

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，他是对大清王朝的建立有大功的人。用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的话说，“清入关创业，为多尔衮一手所为”，并说“其功高不干帝位，为自古史册所仅见”。——评价之高，实不多见。

不过，如同众多历史人物一样，对于多尔衮有说好的，也有说坏的。虽然他定鼎北京，统一中原，厥功至伟，但他入关之初，推行三大弊政，对汉人的镇压也极为残酷，光一个“剃发令”就不知多少人头落地。可是，尽管负面的评价不少，但他的功绩谁也否定不了。大清的前身是后金汗国。它是由大清鼻祖努尔哈赤亲手开创。之后，皇太极继位，改女真为满洲，定国号为大清，两征朝鲜，三

征蒙古，功劳也有目共睹。然而，真正率兵进关，入主中原，摄政七年，奠定了清帝国三百年基业的却是多尔衮。

纵观顺治朝十八年，前七年的朝政几乎是由多尔衮一人说了算。他不是皇帝，胜似皇帝，而他的悲哀也正在这里。因为权力再大，毕竟不是皇帝。帝与臣，一字之差，却差之十万八千里。其实，多尔衮本来是有机会当皇帝的。不仅有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，但都阴差阳错，失之交臂，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。

天命十一年（1626年）八月，多尔衮的父亲、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死于沈阳以南的瑷鸡堡，终年六十八岁。关于努尔哈赤的死，有多种说法。最流行的说法是死于炮伤。自天命三年（1618年），努尔哈赤发动对明的战争以来，短短几年便横扫辽东，直逼山海关。明军望风披靡，溃不成军。然而，谁也想不到的是，小小的宁远城却成了努尔哈赤的伤心之地。

宁远，即今天的辽宁兴城，距沈阳约三百里。当时驻守宁远的是宁前道参政袁崇焕，他手上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过区区两万，面对努尔哈赤二十万大军，这几乎是一个绝望的抵抗。没有人认为他能守住宁远，包括他的上司高第（时任兵部尚书）在内。他下令袁崇焕撤回关内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但袁崇焕义无反顾，决心以死相拼。他说：“官此当死此，我必不去。”意思是说，我是宁前道参政，与宁远共存亡是我的职责。我哪儿也不会去，我在此做官，就应当死在这里。这就是袁崇焕的回答，也是他的誓言。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将不畏死，奈何以强惧之？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了，那结果就难以预料了。果然，袁崇焕创造了奇迹。他不仅守住了宁远，而且重创后金大军。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胜利，袁崇焕以自己的决心和勇气，击溃了强大的对手。而在本次战斗中，最大亮点便是他使用从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有效地杀伤了敌军，并使凶悍的八旗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从宁远退兵几个月后，

努尔哈赤便含恨而死。

努尔哈赤一死，便有人说，他的死是由于宁远之战受炮伤所致，尽管后金拒不承认，但这种可能并不排除。红夷大炮，又称红衣大炮，是来自西洋的新式武器。这种火炮不仅射程远，而且炮口具有旋转功能，炮火覆盖面达二百七十度范围。1621年3月，后金连克沈阳、辽阳，形势危殆，崇祯皇帝急召西方传教士协助造火炮。宁远之战前从澳门运抵该城的红衣大炮有十一门，炮手经过葡萄牙教官的训练，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。《清史稿》中称：“天寒土冻，凿城不隳，城上放西洋砲，（后金军）颇伤士卒，乃罢攻。”说明西洋火炮是造成后金“罢攻”的重要原因。另据《明熹宗实录》称，交战中明军大炮击中后金一大头目，手下官兵放声大哭，用红布包裹将其抬走。这个大头目是谁？《实录》中并未交代，不过有人认为，这个被击中的人可能就是努尔哈赤。这个推断不无道理。确实，如果不是努尔哈赤受伤，后金岂肯轻易退兵？

当然，这一说法只是推测，未有定论。关于努尔哈赤的死，另一说法是因“身患毒疽”而亡。据清太祖、高皇帝两朝实录说，虽然宁远失利，但努尔哈赤并未停止征战。他还发兵喀尔喀，帮助蒙古科尔沁部平乱。之后，当科尔沁部贝勒奥巴前来晋见时，他还亲率贝勒、大臣，出郊十里迎接，似乎看不出伤重的样子。《清史稿》上说：“秋七月，上不豫，幸清河汤泉。八月丙午，上大渐，乘舟回。庚戌，至爱（瑷）鸡堡，上崩，入宫发丧。”从这些记载中都看不到努尔哈赤的死与炮伤有关。

尽管对努尔哈赤的死因存在不同看法，但宁远之战无疑是心头之痛。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上说：“帝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惟宁远一城不下，遂大怀忿恨而回。”《东华录》上也说，兵败宁远后，汗王曾不无唏嘘地对左右言：“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？”其懊丧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努尔哈赤死后，汗位继承旋成焦点。由于努尔哈赤生前没有立储，这就留下了巨大的悬念。其实，努尔哈赤生前不是不想立储，而是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。他立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褚英。可褚英辜负了他的期望。他不仅心胸狭窄，跋扈嚣张，而且贪婪霸道，尤其是虐待诸弟，恃强凌弱，结果搞得天怨人怒，导致他的兄弟们联合诸臣一起向汗王告状。最后褚英被废，凄惨而死。

褚英死后，努尔哈赤第二个想立的是次子代善。代善与其兄长褚英为一母所生，手中掌握八旗中的正红、镶红两旗，军功卓著，地位显赫。当初努尔哈赤设立四大贝勒，以佐国政，代善位列首席，人称大贝勒。太子褚英犯了众怒被扳倒，那个联合诸弟和诸臣带头向父王告状的就是大贝勒代善。褚英一倒，代善上位的机会来了。然而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就在努尔哈赤有意立他为储时，一桩令汗王大动肝火的事发生了。

有人告发代善与大妃乌拉那拉·阿巴亥有染。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罪名。阿巴亥是努尔哈赤的第四任大福晋，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，年轻貌美，并为努尔哈赤生下了三个儿子，即英亲王阿济格、睿亲王多尔袞、豫亲王多铎。努尔哈赤欲立代善为储时曾说过：“等我百年之后，大福晋（指阿巴亥）和诸幼子都交给大阿哥（指代善）收养。”他这话的意思是，在他死后代善可收娶大妃。按照满族父死子继、兄终弟及的婚俗，这本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一切要等到努尔哈赤死后。可是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自此之后代善与大妃竟在暗中有了来往。也许他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，可这却犯了大忌。有人一状告到努尔哈赤那里。罪证是大福晋多次给大贝勒送食物，还深夜造访大贝勒府，并在一些聚会时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与大贝勒眉来眼去。这些证据虽然看上去并不那么充分，但努尔哈赤还是天颜震怒，不仅严厉处罚了大福晋，而且迁怒于代善。打这以后，代善当太子的希望便彻底断送了。不仅如此，经过这次打击，代善的心性也委顿下来，从此心灰意懒，

一蹶不振。

那么，究竟是谁吃了豹子胆，敢于告发大妃和代善呢？而且这事不早不晚偏巧发生在努尔哈赤即将立代善为储的节骨眼上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

更蹊跷的是，这个告状者，地位并不高，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，名叫德因泽，由于没有生育，就连《清史稿》都没有记载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，居然不计后果，以下犯上，不仅告倒了大妃，而且告倒了即将为储的大阿哥。她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和能量？她的动机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争宠吗？在她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呢？这些都引起了种种猜测。直到几年后，努尔哈赤病薨，皇太极登上汗位，人们又联想起此事，更相信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。如果说在这件事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，那么这只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太极，因为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。试想，如果代善被立为太子，他还能够顺利地登上汗位吗？

两次立储未成，努尔哈赤失去了信心，开始另谋出路。天命七年（1622年）三月，他发表了八王共执国政的“汗谕”，即由八大贝勒共同主政。这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据《满洲老档》载，努尔哈赤召集八贝勒说，八个人的意见总比一个人强，未来的国主由你们共同推举，就不会失败。如果继承汗王的人不听你们的话，你们可以换掉他，拥立听你们话的好人。这就是所谓“八王共治”的原则。按照这个原则，所有的军国大事都得由八王共同商议决定，包括汗位的继承，甚至连汗王本身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。在努尔哈赤看来，这是比立储更稳妥的办法，也可避免在他死后发生不必要的汗位之争。

努尔哈赤的想法当然是好的，不过在专制时代，再好的做法最后都得人来执行，这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偏差。八王共治的原则同样如此。

所谓八王，即八大贝勒。清朝创业，以军队立国，军分八旗，每旗由一贝勒统领，号称八大贝勒。八大贝勒又称八大和硕贝勒。和硕，满语一方土地，而贝

勒是清代贵族世袭封爵。和硕贝勒，意为一方之主。在后金时期，贝勒为汗王之下最高爵位（改清后始设亲王、郡王之衔，贝勒之位才降至亲王、郡王之下）。努尔哈赤登基之初，曾立四大贝勒，后又增设四小贝勒，统称八大贝勒。按照八王共治的原则，八王即八大贝勒享有同等权力，但实际上，四小贝勒的地位明显低于四大贝勒，而四大贝勒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。

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，在四大贝勒中排序为四，故称四贝勒。皇太极本非其原名，而是来自满语“黄台吉”的音译。台吉，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，使用时前边可加“红”或“黄”。台吉译成汉语有王太子之意。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有人吹捧他说，此乃天意，因为黄台吉发音即为皇太子，继承汗位也理所当然。后来黄台吉写为皇太极，便成了固定的称呼。

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有人指责他的汗位系“夺立”，说这话的人就是多尔袞。因为努尔哈赤临终前曾留有遗命，汗位传于十四子多尔袞，由大贝勒代善辅政，待其成年后再行归政。如果按照这道遗命，登上汗位的将不是皇太极而是多尔袞。

然而，这道遗命并没有得到执行。因为它的真实性遭到质疑。努尔哈赤患病后，去清河疗养时，病情加重，准备返回沈阳，曾召大福晋阿巴亥来见。临终前，他口授了“多尔袞继位，代善辅政”的遗命，当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在侧。努尔哈赤死后，阿巴亥向诸贝勒传达遗命时，四大贝勒并不认可。不仅不可，而且他们还拿出了另一道遗命。

这道遗命也是努尔哈赤口授的，内容是要求阿巴亥在汗王死后殉葬。遗命中说，大福晋丰美仪而心未纯善，常拂上意。汗王在时尚可制住她，而死后恐乱于国。因此，“我身后必令之殉”。这样的结果大出阿巴亥的意料。她不知道这道遗命真实与否，也不知道这道遗命是早已准备好的，还是在她口传汗王遗命后，四大贝勒拿出的一种反制措施。总之，她一下子被推向了绝境。尽管阿巴亥是一个聪明机巧之人，但她忘了一点，权力是荣耀，也是凶险。一方面是荣华富贵，另

一方面则是祸福难测，甚至引来杀身之祸。

阿巴亥当然不愿死，她对汗王的这份遗命同样表示怀疑，可四大贝勒手握重权。他们可以质疑她，而她却质疑不了他们。尽管她身为大福晋，享有国母之尊，但全无用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她提出两个孩子年纪尚幼，需要照顾，请求诸贝勒放过她。阿巴亥说的是实情，当时她的三个儿子，除了阿济格十九岁，已成年外，多尔衮和多铎，一个十五岁，一个十三岁，都还年幼，但问题在于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的温情和怜悯可言。四大贝勒心中清楚，阿巴亥是一个危险的对手。除了汗王大福晋的身份外，她的三个儿子中，长子阿济格掌管镶红旗，次子多尔衮、三子多铎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旗主，在八旗中占了三旗，其势力超过了所有的贝勒，包括掌管两黄旗的皇太极。如果让她存在下去，将来他们母子内外结合，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胁。因此，阿巴亥必须死，不论她是否口传遗诏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而口传遗诏只不过是加速她的死亡而已。

据《清列朝后妃传稿》载，在诸贝勒的苦逼之下，“大妃于辛亥（八月十二日，即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）辰刻以身殉焉，年三十有七，与上同殮”，临死前，她哭着对诸贝勒说：“吾年十二事先帝，丰衣美食二十六年，何忍离也，但吾二幼子，多尔衮、多铎，幸恩养之。”后自缢而死，一说用弓弦勒亡。

阿巴亥死后，她口传的遗命自然不作数了，之后皇太极登上汗位，多尔衮也失去了第一次称汗的可能。为此，他耿耿于怀，许多年之后，当他成为摄政王后，仍没忘掉这件事，并公开指责皇太极的汗位系“夺立”，显然这口恶气仍未出掉。

皇太极登上汗位后，在位十七年，崇德八年（1643年）驾崩。皇太极一死，多尔衮的机会又来了。如果说，多尔衮第一次与汗位擦肩而过，那时他尚年幼，看着母亲被逼生殉，他内心万般痛苦，却无法改变，只能以泪洗面。然而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。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，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孩子，而且在

皇太极执政期间，他先后参与征战蒙古察哈尔部和朝鲜，并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，立下无数军功，其羽翼渐丰，在八旗旗主中地位显赫，并位列亲王，成了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。

然而，要想登上皇位并非易事。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嗣，皇位的继承便由诸王共举。当时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在少数，然呼声高者有三，即礼亲王代善、睿亲王多尔袞和肃亲王豪格。在这三人中，代善虽然年资最高，但由于犯过错误，受过处罚，自感不足，努尔哈赤死后，他主动让位于皇太极，如今年事已高，早对皇位失去了野心，因此对于多尔袞来说，他最大的对手只剩下豪格了。

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，时年三十五岁，与多尔袞是叔侄关系。虽然他辈分小于多尔袞，但年龄却比乃叔大三岁。豪格久经战阵，军功突出，作为皇长子，在这场皇位争夺中，他得到了上三旗的誓死效忠。所谓上三旗，为正黄、镶黄和正蓝，由皇帝亲统，体制高贵，地位优厚，乃皇帝亲兵。皇太极死后，为了确保自身优势地位不变，上三旗誓死拥立豪格，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。这是豪格的一个优势所在。

不过，相比之下，多尔袞的实力也不弱。支持他的有正白、镶白两旗，还有他的胞兄弟英郡王阿济格、豫亲王多铎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。除此之外，多尔袞还有一个优势，即太祖（努尔哈赤）死后曾有传位于十四子的说法，尽管这个说法是由大福晋阿巴亥口头转述，并没有得到认可，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无形资本，为他增添了筹码。

除了以上五旗各自站边外，剩下的三旗（正红、镶红和镶蓝）尚在观望之中。不过，镶蓝旗旗主、郑亲王济尔哈朗暗中倾向豪格，而由代善父子统领的正红、镶红两旗中也有多人拥戴多尔袞，包括代善之子硕托和代善之孙阿礼达。

双方势均力敌。据《清史稿·索尼传》记载，太宗（皇太极）驾崩五天后，多尔袞曾召索尼至三官庙商议册立之事。索尼是清朝开国功臣，时任正黄旗甲喇

章京（相当于参将），为正黄旗重臣。多尔袞找他来，就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，没想到索尼旗帜鲜明，一口咬定，先帝有皇子在，要立就立皇子。

索尼的态度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，而是代表了两黄旗的立场。多尔袞一听便深感事情棘手。果然，次日开会讨论继位之事时，两黄旗便提前布置。索尼前一晚已得知开会的消息，便与图尔格、图赖和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，誓死拥立豪格，并布置两黄旗兵马围住大殿，形成威慑。

第二天开会的地点是在崇政殿的东庑殿（时皇太极棺木尚停放在殿内），诸王到达后，各按本旗位次而坐。会议一开始，气氛便极为紧张。索尼、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抢先发言，认为父死子承，非皇子不立。多尔袞见此，并不慌张，尽管两黄旗大臣有备而来，但他早有准备，声称太祖有命，由八王共执国政，臣子不得发言。意思是说，你们资格不够，别在这里乱起哄。索尼等人无言以对，只好退下。剩下来参会的只有诸位王爷，而在诸王中，多尔袞的胞兄弟就占了三人。形势随即发生逆转，开始有利于多尔袞了。

此后，英郡王阿济格（多尔袞的胞兄）和豫郡王多铎（多尔袞的胞弟）先后发言，主张由多尔袞继位。多尔袞沉吟不语，正在考虑如何回应，多铎急了，说：“若不允，当立我。我名在太祖遗诏。”所谓太祖遗诏是什么？并不清楚。或许是努尔哈赤生前留下了一份关于继承人的名单，也未可知。多尔袞说：“肃亲王（豪格）也在遗诏，不独王（多铎）也！”从他这话判断，遗诏上的名字可能有多人。

多铎说，不立我也行，论长当立礼亲王（代善）。

哪知代善马上就推辞了。他说，睿亲王（多尔袞）答应继位，这是国家之福，否则当立皇子。我老了，哪能任此重任啊？

代善是会议的主持者，他的话虽然两边都不得罪，但仔细玩味，却话中有话，已有倾向于豪格之意。

这一来，豪格的砝码加重。本来局面大好，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豪格犯了一

一个低级的错误。他看到局面翻转，以为事成定局，便故作姿态，假意推让，声称自己“福薄德浅”，难胜大任，并退出了会议。

豪格这样做当然不是要放弃皇位，而是以退为进，欲擒故纵。当年，他父亲皇太极就是这么做的。当时大家要推他继位，他便一再推让，直到众人反复劝进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半天，等到做足了秀才欣然接受。自古谦让就被视作君王的美德，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。然而，玩这种游戏也是有条件的。豪格不是皇太极，皇太极谦让有人劝进，可豪格就不一定了。果然，他一退出大殿就后悔了，因为诸王中根本无人来劝。这一来，麻烦大了，他退出去便进不来了。

眼看局势不妙，两黄旗大臣便一齐佩剑入殿，以死相挟，声称我们受先帝皇恩，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，我等宁可一死，追随先帝于地下。

面对两黄旗的咄咄逼人，代善以年老不干预政事为由，甩手而去。此后，双方陷入僵局，谁也不肯让步。会议持续多日，最终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，即由太宗的另一个儿子，六岁的福临继位，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，分掌八旗兵马。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，都有所迁就。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立太子的主张；另一方面，对多尔衮来说，排除豪格，而他作为辅政之一，执掌朝政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于是，双方各退一步，问题才勉强解决。

据《沈阳状启》和《清实录》中说，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多尔衮，称他“思谋出奇”，主张“当立帝之第三子（应为第九子，指福临）”，但也有专家表示反对，认为提出这一方案的并非多尔衮，而是济尔哈朗。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，但结果对多尔衮都是一样的——在事隔十七年后，他再一次与皇位失之交臂，而且这一次是他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。

福临继位后，关于多尔衮与皇位的话题并没有结束，相反却引起更多的议论。应该说，多尔衮让位于福临，是情势所迫。在当时两派“定议之策，未及归一”

的僵持局面下，如果坚持不退让，势必引起内乱，这是事实。但是，除了这个因素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呢？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，除了早死的三个外，尚有八子。那么，为何在剩下的八子中，单单选中了福临而不是其他皇子呢？如果说，多尔衮想挑个年幼的皇子继位便于控制，那么，在福临之下，尚有五岁的第十子韬塞和三岁的第十一子穆博果尔。这其中原因何在？是不是另有玄机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即便天上掉馅饼，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砸到头上。众所周知，同样生在帝王家，都是龙子龙孙，但皇子和皇子也不一样，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，原因自然各不相同。而福临上位，拼的是娘。

福临有一个好母亲，她的母亲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庄太后。孝庄太后名叫布尔布泰，出生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。该家族的老王爷，即科尔沁部的首领莽古思，是一个有远见的人。他曾先后将自己的女儿哲哲，还有两个孙女布尔布泰和海兰珠嫁给了皇太极。姑侄三人同时嫁给一个人，虽然有悖于汉族伦理，但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不是问题。在莽古思把女儿哲哲和孙女布尔布泰嫁给皇太极时，皇太极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并不是最突出的，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到日后他会荣登大宝。因此，要说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是有远见的，一点也不夸张。此后，皇太极继承汗位后，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又把另一位公主海兰珠（布尔布泰的姐姐）嫁给了皇太极，进一步巩固了与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。

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七月，皇太极改清称帝后，册封后宫五大福晋。在这五大福晋中，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门姑侄就占了三人，即中宫大福晋哲哲，东宫福晋海兰珠和西次宫侧福晋布尔布泰。虽然在五大福晋中，布尔布泰排名最后，但排在前两位的中宫哲哲和东宫海兰珠，一个是她的姑姑，一个是她的姐姐，这样的背景让她的影响力不可低估。

崇德三年（1638年）正月，布尔布泰产下一子，即皇太极的第九子，名为爱